

## 我的导师有关国际化的 2、3 事

我的导师、日本大阪大学藤田博教授（Hiroshi Fujita）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，1948 年起任京都大学水产学科助手、副教授，1954 年起赴荷兰、美国游学，至 1961 年从美国 Wisconsin 大学引进为大阪大学高分子学科教授。日本的自然科学大约是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的，为本世纪以来的诺奖奠定了基础。藤田教授认为要使日本高分子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首先要融入国际高分子学术圈子，就像要获得奥运会金牌首先要参加奥运会一样。他为了使日本的高分子国际化做了不少具体的工作，其中的 2、3 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**Polymer Journal:** 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元不能用于国际支付（与我在日本留学时人民币的处境相似。1980 年 2 月日本修改《外汇法》实现了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。），50~60 年代日本理工科教授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很少，英语流畅的就更少。直到 80 年代，日本高分子学会还在出版《海外高分子研究》（现已停刊），刊登翻译成了日文的国际刊物的英文论文，供不熟练英语的高分子研究、生产者阅读。为了走向世界就要将日本人的论文用英语发表，藤田教授尽力将日本高分子学会的高分子学报改成英文版 *Polymer Journal*，自任主编到退休（1986）。他每年要审约 80 篇文稿，没有网络，全靠邮政信件，每天午饭后都会从一楼收发室拿到不少稿件。那时第一大要务是修改（polishing）英语，要让 native speaker 能读明白，倒是没有今日影响因子的烦恼。我回国不久的 90 年代，我国的学术刊物也开始出了英文版（如 *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*），而且作者、编辑的起点高，直接由外国专业出版社（Springer）出版发行，不像 *Polymer Journal* 最近才由 Springer Nature 出版。这好像是学术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，难以实现“弯道超车”，直接用中文发表论文。

**改坐厕:** 现在有很多网文介绍日本公厕如何先进、卫生，50~60 年代日本的公共厕所都是蹲厕，大学也不例外。藤田教授觉得美国人不会用蹲厕（确实在美国没见过蹲厕），会影响学术交流，于是在教授会上提出改坐厕。那时他是理学部最年轻的教授（~40 岁），被嘲笑“教授会上不讨论大事，就是改厕所？”他多次提议，后来事务局的人（日本大学是教授会决策，事务局执行）烦了，在预算许可的条件下在理学部距他的教授室最近的 3 楼西侧走廊的厕所改装了一个座便器，其它直到我毕业仍是蹲厕。现在我国的国际学术交流基本在星级宾馆进行，与一线实操交流还有距离。如果欧美学者到教学楼上课或者到实验室做实验，在绝大多数大学的教学楼、实验楼都没有座便器，是不是一个现实问题？

**留学生忘年会:** 日本的忘年会就是新年前的宴会（尾牙），意味着忘却一年的烦恼与恩怨，明年重新开始。随着在理学部学习的留学生增加，藤田教授提出在待兼山会馆（大阪大学丰中校区的招待所）举办指导教授和留学生共同参加的忘年会，为大家创造一个非正式深入了解的机会。其他教授都同意，事务局提出了困难：大学的公款不能买

酒（看来与留学生吃饭是可以的）。藤田教授建议：酒由各位教授自己带。于是，忘年会上酒类品种繁多，啤酒、清酒、红酒、烧酒、威士忌等等。逐步形成了每年一次惯例，使得我们有认识数学、物理等其它学科教授的机会。遗憾时那时我们对外国酒没有认知。日本大学的事务局在执行教授会决定时，还要协调与各种法规的衔接，为教授服务，教授就不必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。事务局人员还参加制定科研项目的预算，各项支出的比例、计算方法等教授头痛的事由他们负责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。

国际化对教授而言，恐怕不是宏大叙事的口号，而是具体学者间直接的对话、访问、讨论等日常事务，上厕所是必不可少的。90年7月大阪大学寺本明夫教授夫妇来我校访问，材料所的厕所还是沟槽式的，大、小各一条沟，无法接待外宾，学术报告会只能在很远的广东省科学馆（连新路）举行。从具体事项做起吧，使学校的外籍教授（华人除外）能够具有生活能力，自己办理校内住房、差旅费报销，享受国民待遇。

童 真

2022年6月20日广州华工五山校区